湯問第五
力命第六
楊朱第七 一曰達生
說符第八

列子冲虛眞經序錄 終

造語雅妙

嫁字下得特奇悄

只生化二字七轉意機軸甚巧然效之却不難且望

列子冲虛眞經

天瑞第一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

有無

先後

窮盡

亦勁

湯問第五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

而知其爲列反覺可厭何者以轉摺太多故

此三轉是贅上意

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

語未甚淨

只解太易太始蓋太初寓太易內太素寓太始內

精論

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冲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

生生本順形形等則是巧字

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

連下二十四能字前無古後無今 叶韻

若云無知而無不知無能而無不能便平常

莊有此而語稍簡

妙處全在句法變化有十六樣如層峰疊峦如迴瀾激湍

者未嘗呈皆無爲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子列子適衞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過歡乎種有幾若鼃爲鶉得水爲䜌得水土之際則爲䗪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栖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

此段莊子所
無然有此便
覺波瀾極溢

列子

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鵆
掇鵆掇千日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
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食醯頤輅生乎食醯
黃軦食醯黃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
乎腐蠸羊肝化爲地皐馬血之爲轉燐也人血之
爲野火也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鷂
也燕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鶉也朽瓜之爲魚也老
韭之爲莧也老羭之爲猨也魚卵之爲蟲亶爰之
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純雌其

以字生音

名大胥純雄其名稺蜂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
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濕
醯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
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
入於機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
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
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無始進
乎本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
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生者

氣稍弱

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晝其終惑於數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

快論

兩收尾斷語俱佳

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啟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

寫狀貌好

淺易

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

此即輪廻之說故吾謂前身

不云死方得息却但舉墳墓之狀告之煞是奇肆

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也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睪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

快論

只何人哉三字作詰問勢下句應起便覺文氣跌宕

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矣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徼也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矜巧能脩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

有貴即非虛故曰無貴道之妙即名以靜虛亦似之而非故曰非其名

兩語工

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礙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盡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

妙語

妙語

未淨

突撰出奇人用以駭俗然三節解說亦只是就常情揣摩不知至理果止此否

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柰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柰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蹈終日在地上行止柰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

○撰○語○亦○工

亦鍊勁

說到窮處便歸之不知及

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霓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水火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

無容心此是莊列常套

莊有陡然喚醒下却次第解

雅細明淨徹首尾完善是一篇有條理文字然未入

深境以盜喻道自是道家大旨故爲謎語見奇亦有風度

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乎此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

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已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認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盜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爲盜邪孰爲不盜邪

光景好然語未鍊淨

重前兩句亦是決

黃帝第二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皯黯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皯黯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已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鍾懸減廚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

肆筆而成亦自腴暢第鑪錘未至趣味稍減

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已不知疎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痟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

又是莊列常套

莊亦載此事而語止兩三同然彼故爲勁潔

未淨

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偎不愛僊聖爲之臣不畏不怒愿慤爲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

雅淨

四層意叙述有致

天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間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女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者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

妙旨

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竝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今女居先生

意精語哨

莊有

好調

是常語而鍊得入妙散而密渾而哨參錯頓挫有遺音遺味

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女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姬魚語女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而正焉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

平語軟收

莊有

模寫有奇色語絕工哨

游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乎萬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其胸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

重前三句

結構好點注處亦有濃色第辞句間鎔裁尚未極微乏蒼然之光

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遊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強弱相凌雖傷破於

語妙

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爲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坰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饑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黧黑衣冠不檢莫不聑之既而狎侮欺詒攩抴挨抌亡所不爲商丘開常無慍容而諸客之技單憊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

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
應商丘開以爲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
骫骨無礙范氏之黨以爲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
河曲之淫隈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
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子華昉令豫
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
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
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
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
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
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
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
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
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
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
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迕
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
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怵然震

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僞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鵰鶚之類無不柔馴者雌雄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鴦曰

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譴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遊吾園者

莊有意奇

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譖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摳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惛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內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宋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所不能游向見吾子道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

摳莊作注理精莊有

語未工

莊有短而精哨

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齎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橛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遊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遊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爲無爲齊智之所知則淺矣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

事妙

有致

子美詩輕輕不下鷗

清空有雅致

此是實理如山居者不知險澤居者不知濕中有養則患難貧窮經之若無

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惟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向之所出者石也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遊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

能不爲最難此方是大聖人身分

莊有是大文字最濃厚而渾勁

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女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歟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

參禪宗祖字面俱險陗而工絕

列子曰譆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恠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乎不誫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幾發於踵此爲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是殆見吾衡氣幾也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氿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丞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猗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爲茅靡因以爲

莊有

哨語

章法入妙不見句法字微可觀而法亦不顯

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豨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忪然而封戎壹以是終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鼇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無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

語工絕最有濃色

無保汝變上句勝莊無保汝

若銘若贊

而智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歪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而焉用之感也感豫出異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

莊有

簡妙

此黙綴使今人爲之必入在前

覺莫悟何相孰也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涫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間是以不敢今夫子間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

莊有

妙論

之爭席矣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強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已者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先出於已者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

即前四句意

疏暢

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趨者謂之人而未

兩比意可

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爲前驅雕鶚鷹鳶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蕭韶九成鳳凰

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爾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上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

齊物論亦有此事而斷意不同

莊有

四層形容好

妙語

是不通語然由此轉入下

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紀渻子爲周宣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可鬬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蹙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

意却妙所以動宋王者全在此

四累卽指前四層意

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對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者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

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游

筆力舒徐自在曲述瑣記而不失其雅質而色濃古而味腴

語平而不陋然典潤有委故自婉麗而饒態

蒼勁

周穆王第三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露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

細膩
造語古勁

中天之臺簡鄭衞之處子娥媚靡曼者施芳澤正
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
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
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
之居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
中天迺止曁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
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
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
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

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
國也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
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
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
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磑虛焉既寤所坐猶
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
未晞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
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
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遊奚

獨此一語生哨

異王之圃王問恒疑蹔亡變化之極疾徐之間可盡模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薊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漾主車則造父爲御离矞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栢夭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

幻

太平易太分明

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廼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嘆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爲登假焉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

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幡校四時冬起雷夏造氷飛者委委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子列子曰善爲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

上九句夢因
下四句夢應

爲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八徵者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謔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

作出此等惟說固自奇

意妙絕

沈實爲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子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夢想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眞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

撰事甚奇行文却平易

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強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

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卽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游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爲僕虜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吟囈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

此段文勢比前較跌宕

奇

更奇

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間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眞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眞得鹿是若之夢眞邪

友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眞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眞得鹿妄謂之夢眞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眞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辯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宋陽里華子

忘熱聞

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

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

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

詎

詳叙情狀好

此篇分六節游幻夢忘迷詎總只是一有無同真妄意中間模寫處煞有風神奇談詭論令讀之真是驚心駭目

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歸也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詎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紿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眞見燕國之城社眞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此又是粗直文字雖不甚鍊細却慷慨有氣

仲尼第四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

此却列子本色

以不通語轉意與刺不入擊不中同意法

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曾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眞樂眞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日不輟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

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柰何寡人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臟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眞爲聖歟眞不聖歟商太宰默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

賢於意他

點注處亦雅
趣有致

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
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
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
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
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
而不貳也子列子旣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
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
焉朝朝相與辯無不聞而與南郭子連墻二十年
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

言知四層意
與首篇生化
同源

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楚來者問子
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
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
將奚爲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
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
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
弟子末行者與言衎衎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
子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子列子曰得意者無
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

明係重出

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

無故意妙

古詩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

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辯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

意奇而撰語
未工

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游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巳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隷此奚疾哉奚方能巳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巳也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也由死

楊朱之歌哭有解衆人之歌哭任情

精論

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辯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舞彼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聚而爲牢籍庖廚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

大約與莊子庖丁章同意是戲爲詭語以見奇然至理却亦寓兵法避實而擊虛攻其不守守其必攻皆是此意堪與戡同

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執政者乃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覿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蝨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蝨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

意妙

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脩人所不爲故學視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

鍊法入妙無痕迹可尋

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恠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肄之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玅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墜地而塵

妙解

此等辯真不知何由起然總只是核名實意

撰語絕工妙以簡陗勝稍繁則味減

解語亦以簡妙

不揚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論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

總只是不知

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巳歟不願戴巳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童兒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

頑空

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關尹喜曰在巳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鑑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爲眞知眞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

理也

列子沖虛眞經音義

天瑞

眎音視 瞀音茂 女音汝 復音服不同 離去聲 埒音劣 否皮上聲 髑髏音獨

婁 攓音牽 䵷音蛙 鶉音淳 鼷音計 蠙音便 屯音豚 舄音昔 駒音衢 掇丁括

反 醯音希 軦音呪 燐音吝 鷂音燿 鸇音氈 羭音俞 猨音猿 亶音談 鶂音倪

穉音稚 筍笋同 間去聲 郕音成 樂音洛 別必列 穗音遂 畦音兮 睪音皐 憊

音敗 徼音竅 去上聲 礪音毀 粥音郁 亡無通 世讀作生下同 躇音廚 舍音釋

施上聲 垣音袁 仞音認

黃帝

皯 音幹 鞄 音枚 舍 音釋 弇 音煙 擿 音的 痟 音宵 硋 與礙同 假 讀如遐 號 平聲

射 音夜 偎 音威 僊 仙同 癘 音賴 曩 囊上聲 姬 讀如居 眄 音面 庚 更同

橫 去聲 浹 音節 怍 音昨 屏 上聲 空 本作窒 魚 讀如吾 語 去聲 遠 去聲 郤

音隙 遻 音忤 慴 音折 伯 昏 無 人 無讀如謀 鏑 音的 沓 音達 闚 窺同 怵 音出

恂 音荀 坰 音扃 畚 音木 黧 音黎 聑 音額 詒 音臺 攩 唐上聲 抴 音撇 挨 艾平

聲 抌 音坦 單 音談 骫 肌同 礣 音毀 復 扶又反 隈 音威 泳 音運 昉 音訪 迕

音忤 謖 音旭 摳 叩平聲 惛 昏同 沫 音末 承 讀如拯 齎 濟平聲 汨 音骨 痀

僂 音渠呂 蜩 音條 掇 端入聲 垸 音丸 橛 音掘 漚 音謳 百 住 住讀如數 芿

音仍 閡 音艾 罪 乎 不 誫 罪當作萌 誫音正 齊 音齋 潘 音盤 氿 音軌 雍 上聲

汧 音牽 茅 讀爲頹 食 狶 音嗣希 忪 音紛 鼇 音賚 食 羹 食音嗣 敦 音頓

賓 音擯 涫 音管 雎 音灰 盱 音虛 二 者 亦 知 亦當作易 粥 音郁 童 音同 阪

音汎 貙 音區 狙 音趣 誑 彊去聲 芧 音序 渻 生上聲 蹀 音迭 謦 輕上聲 欬

音慨 剌 七亦反

周穆王

硋 礙同 膻 音苦 赭 音者 堊 音惡 媌 音毛 曼 音萬 珥 音二 紈 音丸 舍 讀如釋

袪 音區 累 雷上聲 眩 玄入聲 悸 音忌 碩 音允 咈 音廢 藺 讀作華 濼 音義

裔 音齊 啇 音合 湩 東上聲 詒 音夷 假 讀如遐 屏 音丙 蘁 音愕 怛 音塔 焫

音屑 幾 讀作豈 趣 音趨 唅 吾南反 囈 音詣 御 讀爲迓 逢 音朋 愀 音悄 涓

讀爲
泫

仲尼

衎音坎 眡音視 摯音至 淄澠音寅 綦奇去聲 眶匡去聲

7

V
J140.8
M66

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以

事近怪誕而叙得委至有濃色筆力絕腴勁

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脩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

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僊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蹔峙焉僊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疆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

一本峙字下有而不動三字覺勁有勢

奇峭

脩短

此下兩節與莊子逍遥遊中語畧同

巨細

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僊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減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千丈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

此等玄談在莊列皆有深意今不達其意則祇覺恠誕細味有雅致

同異

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江浦之間生麽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棲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鯪俞師曠方夜擿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桐之上同齊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櫟碧樹

作波

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異哉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

妙○語

先有此一層則後面智叟應來有情

即前其妻語小變

鐵杵磨鍼意

此事竟不曉寓何意

魁父之丘如太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子子又生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若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不

與夢華胥意同

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死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甔甀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埒注

非亦是法第終不如錯綜之神妙

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木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惓則飲神瀵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瀵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儆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

駱永檄喑嗚則山嶽崩頹叱咤則風雲變色句法本此

大意謂禮俗無常各隨其鄉朱必目覩者即爲是也

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曰俱之其國幾尅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視撝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柰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升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南國之人祝髮而裸北國之人鞨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

鍊淨有致

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越之東有輒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歿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迺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而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鬬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

日自是日中時近凡目仰視則見物小唐詩云牛羊上山小平視則否日中之小關目不關日

錄淨

兒以目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則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謂汝多知乎均天下之至理也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人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針爲鉤荆蓀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鉤不伸

筆力腴

淨

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鉤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鉤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强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

惟論

惟治

惟驗

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強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

寫實境好

辨其所由訟乃已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鈞絃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嘆曰文非絃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絃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絃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

惱寫踴躍

絃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氷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遶梁欐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効娥之遺聲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太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岩下心悲乃援琴而

曲叙有致精而腴

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嘆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下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頤則歌合律捧

妙致

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竝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

是神來之文筆力最腴勁敘事如化工之肖物驅遣如意結構密練法細

平正雅密

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視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爲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

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屨之而行趣委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衔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於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

此章文本平易得然後四句振起精神則并前語俱增濃不然則鋒鋩太斂便恐淡而無味

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衔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魏黑卵以曬嫌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讐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

鑒空撰出真是奇之又奇論文則乃更大雅

兩人俱奇

兵以報之恥假力於人誓手劒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胸受矢鏜鍔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才力視來丹猶雛鷇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衞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劒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衞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劒惟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

劍奇

三比形容語妙有雅致似淡而實濃

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旦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焉竊竊焉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駘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匣而藏之未嘗啟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劒來丹

行劃奇

語妙

收効奇

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劒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臥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趨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劒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嗌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劒火浣之布其劒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

工絕

宋儒每蹈此失

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爲無此物傳之者妄薦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以力命作人語固自奇

語不甚練妙

力命第六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于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柰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

最平易明白
然而雅色自
饒蓋亦自鍊
淨中來

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柰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天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裋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櫪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余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余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偊偊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

正論

竝而賤貴貧富與余異余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余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竝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女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裋褐有狐貉之温進其莪菽有稻粱之

冷語帙收

此叙事處未見工妙

味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乘其蓽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不知榮辱之在彼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怛也哉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竝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孫無知作亂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

五排甚頃挫有致若議論則是古今一大奇太史公摭以入列傳有以哉

三轉文勢甚動

莊有

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讐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爲其主亦必能爲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牙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讐不得不用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

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

此似謂盡其道而死者故曰天福

口頭語無測色是淺易文字惟分三等醫處有小致

罰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自然者默之成之平之寧之將之迎之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饑飽色慾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禀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生

是鳧脛鶴脛之說然而語撰得特精峭

是非宮章變法兄弟父子

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鬻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筭之所亡若何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楊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

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爲隨所不爲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眞矣惑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爲奚不爲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知所以

撰出許多名字煞是奇肆文勢亦腴勁

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誰能礙之墨尿單至嘽咺憋憋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媕斫便辟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獠㤼情露讒極凌誶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爲才之得也眠娗諈諉勇敢怯疑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謫發自以行無戾也多偶自專乘權隻立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盻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其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佹佹成者俏成也初非成也佹佹敗者俏敗者也初非敗也故迷生於俏俏之際昧然於俏而不昧然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仆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

自亡也頗難通無柰何日只作自無全喪解然終未快

說意明透與戰國策一律甚快脗咽然之渟泓之致

命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無所量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遊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爲獨竊笑也景

意醒

自是命不得不是勢

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巨奚憂焉農赴時商趣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喚得醒

精論

楊朱第七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曰以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憔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民

太剋核

快論

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僞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昔者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僞之辨如此其省也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無介焉之慮者亦無一時

文氣甚勁肆

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偊偊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何以异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名譽先

快語

哨刻

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所以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趨當生奚遑死後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卸以放餓死展季非

兩可兩行之說

哨語

亡情矜貞之卸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之若此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閼晏平

仲曰其目柰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闕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闕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闕顫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闕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闕適意之所欲爲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闕性凡此諸闕廢虐之主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

快遂而勁潔

謂養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柰何晏平仲曰送死畧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袞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

點注有色

此調勢錯落更勝前

不云必獲後已却弗獲後已固自妙

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醴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疎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婑媠者以盈之方其聃於色也屏親昵絕交遊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爲戒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及家

奴奴

亦是快論然未甚深濃

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爲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聃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

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爲弗若死也爲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

敘事類多尚簡嚴此獨以縱筆出之雜語尚覺有刊削未盡處然姿態橫溢自是神來之調

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眞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衞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墻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

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墻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脩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步也賓客在庭者日百往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人生

精論

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

漸轉入有段

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柰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

徒說他事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安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鯀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讐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駢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紱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弗知與株塊無以異矣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娛窮意慮之

所爲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

工錬

點得透調法亦好

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疎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

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

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而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惟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惟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謂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

腴勁有姿態

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粗厚筋節嵯急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粱肉蘭橘心痟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緼黂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厦

隩室綿纊狐貉顧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

論得盡

通篇極破好名之失未免稍過故末以平論收之用歸于正

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趣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姿態乃在觀影上

平淡

說符第八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

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嚴愜曰所爲問道者爲富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爲制

是禽獸也爲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人不尊已則危辱及之矣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爲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班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

妙論

並有

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

下句倒應固有致

淺易

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使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爲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爲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

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因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衞以法干衞侯衞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歸之適於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刖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晉文公出會欲伐衞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以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

亦淨

實理

鄙者矣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郄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敎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孔子自衞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竝涯止之曰此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

乙見黃帝篇但彼云固性命此云忠信意肯稍異

鍊語

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

後語

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

室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常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

語

事新而語常意味木不深長得簡叙爲勝此覺太行

道之主爲能持勝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強爲弱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

形容好語亦練哨

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太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解圍而疾俱復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劒迭而躍之五劒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

事理境俱精章句字皆妙是極鍊文字然其鍊無迹但覺質而腴渾而勁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蹤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纏薪菜者有九方皐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

此理甚精甚近今與高人談必不記其着何衣若記其着何衣則定非解談者

語附

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皐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皐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

單字消

辭氣平雅叙亦有委致然未脫錄

楚王曰善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禨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

失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岌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噫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爲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敎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爲盜矣

點注秀細則色濃

未淨

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擒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懂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爲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東方有人焉曰爰

淨而腴

有色

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飧以餔之爰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汝非盜邪胡爲而餐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爲不知已去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爲以不知已故去

林云唯諾也人請于我而唯之則我請于人人亦唯我

結構好分三節轉意文鍊淨大凡文鍊則味腴淨則色濃

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

妙意

昌意起正意證

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者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

精奧

兩語特哨甚

至此方點明

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默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

妙論

無朴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昔人有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

精論

醒

不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衞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哉耶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恩過不相補矣簡

快論

子曰然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于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竝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嚙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廄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

妙論哨語

簡有致

曲寫意狀妙

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爲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爲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俄而扣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自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鏃上貫順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順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躓株塉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平寫事

陪撰語

西吳閔齊伋遇五父校

列子冲虛眞經音義

湯問

革讀作栗 媧音瓜 鼇音敖 顓頊音專 尥音老 玗音于 著陟略反 禺音魚 僬僥音樵堯 螟音民 眥音恣 觥侈且多文命普弭三切 砰音並 櫾音柚 貉音壑 太形形即行 畚音木 齔音襯 甔甀音丹垂 瀵音濆 埒音劣 惓音倦 憿音儻 鞨音葛 炎人炎去聲 歹音朽 蓧音窕 繳音勺 灃音里 欐音利 弇音煙 薦音進 頷迎上聲 懾音折 氂音黎 簳音幹 趣平聲 嶮音險 申他他音駝 騞呼麥反 嗌音益 錕鋙音昆吾 浣音緩

力命

裋音署 粢糲音茲賴 欐利山宜切 逌音由 尿音眉 單音蟬去聲 至音咥 嘽音貪 咺玄上聲 憋音悵 憋音夫 婩魚略反 獠音蒿 忤竅平聲 讓音遣 愜音棘 誶音翠 娗音侹 諈音綴 諉音僞 佹音軌 坂音汎 滴音商 行 假假讀作暇 趣平聲

楊朱

大齊齊去聲 异音異 窶音矩 瘞音意 麴今作麯 厹音吝 婑婧阿挪上聲 貲音茲 媵音孕 嵯音權 痟音寃 黂肥去聲 曝音抱 隩音奧 暄音喧 枲音洗 蜇音折

說符

楮去聲 蹴音敝 禨音基 揄音搨 慬音芹 喀音各 泅音囚 噆音匝 抇音掘 錣音曲張劣切 埳音坎

反
二